

黔西州志

卷八上

黔西州志卷之八

藝文志序

六經者文字之源也自司馬遷作史記而昔人著述多雜見於傳記之中至班固漢書始有藝文志而諸體無不備具黔西郡新闢巖疆著作無多茲但遴其文之有關吏治民風興廢要略者彙爲一集用黼黻皇猷鼓吹盛世俾一郡之人物山川與三寸染翰輝映彪炳正不徒侈月露風雲之什已也他日輶軒有使者筆峰龍水間攬勝探奇持此以獻用光史乘焉作藝文志

黔西州志

卷之八

藝文志序

一

御製

聖祖仁皇帝御製訓飭士子文

國家建立學校原以興行教化作育人材典至渥也朕臨御以來隆重師儒加意庠序近復慎簡學臣釐剔弊端務期風教修則賢才蔚起庶幾樸棧作人之意乃比年士習未端儒效罕著雖因內外臣工奉行未能盡善亦由爾諸生積弊已久猝難改易之故也茲特親製訓言再加警飭爾諸生其敬聽之從來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學學術事功原委有序爾諸生幼聞庭訓長列宮牆朝夕誦讀寧無講究必也躬修

實踐砥礪廉隅敦孝順以事親秉忠貞以立志窮經
考業勿雜荒誕之談取友親師悉化僞盈之氣文章
歸於醇雅毋事浮華軌度式於規繩最防蕩軼子矜
佻達自昔所譏苟行止有虧雖讀書何益若夫宅心
弗淑行止多愆或蜚語流言脅制官長或隱糧包訟
出入公門或唆撥姦猾欺孤凌弱或招呼朋類結社
邀盟乃如之人名教不容鄉黨勿齒縱倖脫褫朴濫
竊章縫反之於衷寧無愧乎况鄉會科名乃掄才大
典關係尤鉅士子果有實學何患困不逢年顧乃標
榜虛名暗通聲氣寅緣詭遇罔顧身家又或改竄鄉

貫希圖進取囂凌騰沸網利營私種種弊端深可痛
恨且夫士子出身之始尤貴以正若茲厥初拜獻便
以作奸犯科則異時敗檢踰閑何所不至又安望其
秉公持正爲國宣猷樹績膺後先疏附之選哉朕用
嘉惠爾等故不禁反復惓惓茲訓言頒到爾等務共
體朕心恪遵明訓一切痛加改省爭自濯磨積行勤
學以圖上進國家三年登造束帛弓旌不特爾身有
榮卽爾祖父亦增光寵矣逢時得意寧他求哉若視
爲具文玩愒勿傲毀方躍冶暴棄自甘則是爾等冥
頑無知終不能率教也旣負栽培復于咎戾王章具

在朕亦不能爲爾等寬矣自茲以往內而國家外而郡省鄉校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並宜傳集諸生多方董勸以副朕懷否則職業勿修咎亦難逭勿謂朕言之不預也爾多士尙敬聽之哉

世宗憲皇帝御書諭直省督撫等官勅

朕惟撫養元元之道足用爲先朕自臨御以來無刻不厯念民依重農務本業已三令五申矣但我國家休養生息數十年戶口日繁而田土止有此數非率天下農民竭力耕耘兼收倍獲欲家室盈寧必不可得周官所載巡稼之官不一而足又有保介田畷曰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御製

三

在田間皆爲課農官也今課農雖無專官然自督撫以下孰不兼此任其各督率有司悉心相勸並不時咨訪疾苦有絲毫妨於農業者必爲除去仍於每鄉中擇一二老農之勤勞作苦者優其獎賞以示鼓勵如此則農民知勸而惰者可化爲勤矣再舍場田畔以及荒山不可畊種之處度量土宜種植樹木桑柘可以飼蠶棗栗可以佐食楸桐可以資用卽榛楛雜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畫課令種植仍嚴禁非時之斧柯牛羊之踐踏奸徒之盜竊亦爲民利不小至孳養牲畜如北方之羊南方之彘牧養如

法乳字以時於生計不無裨益總之小民至愚經營
衣食非不迫切而於目前自然之利反多忽畧所賴
親民之官委曲周詳多方勸導庶使踴躍爭先人力
無遺而地利始盡不惟民生可厚風俗亦可還淳爾
督撫等官宜各體朕惓惓愛民之意實心奉行倘視
爲具文苟且塗飾或反以擾民則尤其不可也
世宗憲皇帝聖諭廣訓序

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記曰司徒修六
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此皆以敦本崇實之
道爲牖民覺世之模法莫良焉意莫厚焉我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御製

四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德洋恩普仁育萬物義正萬民
六十年來宵衣旰食祇期溥海內外興仁講讓革薄
從忠共成親遜之風永享昇平之治故特頒

上諭十六條曉諭八旗及直省兵民人等自綱常名教
之際以至耕桑作息之間本末精粗公私鉅細凡民
情之所習皆

睿慮之所周視爾編氓誠如赤子

聖有謨訓明徵保定萬世守之莫能易也朕纘承大統
臨御兆人以

聖祖之心而爲心以

聖祖之政而爲政夙夜黽勉率由舊章惟恐小民遵信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誥誠以示提撕謹將

上諭十六條尋繹其義推衍其文共得萬言名曰聖諭廣訓旁徵遠引往復周祥意取顯明語多質樸無非奉先志以啟後人使羣黎百姓家諭而戶曉也願爾兵民等仰體

聖祖所以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視爲科條號令之虛文共勉爲謹身節用之庶人盡除夫浮薄囂凌之陋習則風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樂觀其成爾後嗣子孫並受其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理豈或爽哉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御製

五

世宗憲皇帝諭州縣勅

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貢賦訟獄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葑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基址也書云民爲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

不固庸有濟乎

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亦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羣黎皆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纘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陞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御製

六

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形肆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挾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己橐而漫云且俟顯榮方立名節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而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

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其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

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

教條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以禮相待全要養成賢才以供 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御製

七

以副朕作人之意

諭

康熙二十一年

諭祭原任雲貴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督御史因殉難加贈兵部尙書謚忠果甘文焜文朕惟國家任重封疆寵命聿隆乎節鉞臣子時逢危難忠貞宜勵於冰霜苟下有授命之誠斯上錫褒忠之典特彰優恤用示殊恩爾甘文焜才畧夙聞勤勞克著擢之畿甸委以滇黔總領西南佇奏輯寧之績撫綏將吏庶銷反側之謀何期大逆之猖狂頓悼貞臣之

殞逝扞艱寡助丹心永恨於黃墟爲國捐軀碧血長
淪於炎嶂茲長鯨之旣殄乃旅櫬以言旋睠爾幽魂
動朕憫惻式稽曩制爰易休名載頒窀穸以昭榮復
沛苾芬而致享於戲際艱難而効節臣心之正直允
彰卹死事以施恩國典之褒揚惟厚爾其不昧庶幾
來歆

康熙二十二年

諭祭三等伯提督贈太子少保謚忠毅王之鼎文

朕惟烈士受臨戎之任盡瘁封疆貞臣矢報國之忱
遺光泉壤節著則無分成敗名成則罔間死生睠此

黔西州志

卷之八 諭

八

忠魂宜昭異數爾王之鼎才裕折衝勇堪禦侮家受
金書之券五等攸崇闔專鐵甕之城中權久握自滇
池之負固移黔蜀之交衝環甲長征誓鯨鯢之盡剪
援枹寡應值蛇豕之方張一旅難支孤踪被陷從容
就義指嚙日而不污慷慨捐軀貫秋霜而並厲今九
城廓清之會正孤忠褒錄之年爰詔所司詳稽憲典
錫几筵以致享加封秩以敷恩嗚呼國事祇承生副
貔貅之寄令名追賁沒垂史冊之光惟此苾芬爾其
克荷

乾隆五十九年

諭祭原任兵部尙書謚恭勤李世傑文

宣勞屏翰循良著精白之心嘉卹廉能褒寵答馨香之禮旣恪勤於奉職實敷歷之有年優老維崇飭終勿替爾原任兵部尙書李世傑封疆久寄誠盡昭宣起家從掾吏之間周知民瘼洊陟歷牧司之任克守官箴召棠澤布於江瀕郇雨膏流於劍外三持撫節再總巖疆當奏凱於金川勞師轉餉泊省方於南國歡率迎鑾三十年綸綍思多知素絲之不忝廿七最勲書考上信製錦之能膺乃以晚節嬰疴曾馳醫而錫參餌旋復夏官領部因矜老而賜筴輿予歸仍遂於

黔西州志

卷之八

諭

九

林泉溘逝遂聞夫疏奏嗚呼念重臣於旣往猷守廉難悼遺考之云亡廉隅尙飭垂諸青史中和之吏職無愆奠向黃墟終始之朝恩彌渥爾靈來格庶克歆承

勅

明太祖諭西平侯沐英勅

曩因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征虜夫將軍平華夏諸將四征五年中原是平萬姓寧家紀年已十五年矣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等處抗命不庭況雲南梁王誘我邊

土因是發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潁川侯等報至言雲南等處盡行克復今特遣使齎詔諭爾雲南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大理建昌水西普定等處人民今敢有不遵教化者加兵討平之於戲春秋之義最重者釋有罪而納逋逃爾雲南王及諸夷蠻長宜其然乎

明太祖再諭西平侯沐英勅

東川芒部夷種雖異而其始皆出於羅羅厥後子孫繁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蒙烏撒芒部祿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勅

十

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爲救援若唐閣羅鳳之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部諸境外稱歸順內實挾詐聚衆積兵據險設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幾二十萬皆將帥過信無謀故也近稱東川諸夷不叛者號爲循良雖未可逆詐然須防閑嚴整師旅使不得肆其奸謀然後賊可破也

明 謝安宣慰書

王守仁

某得罪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中以禦魍魎則其分所宜故雖夙聞使君高誼經旬月不敢見若似簡抗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刻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

亦逐臣之禮也使君不以爲過使廩人饋粟庖人饋肉圉人代薪水之勞自惟罪人何可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爲罪昨者又重以金帛副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敢受米二石柴炭鷄鵝悉受如來數其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貽安貴榮書

王守仁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幾千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踰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

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
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
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
使君其未之思邪所云奏功陞職事意如此夫剗除
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朝
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叅政已非設
官之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眾必不堪夫宣慰
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
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
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

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
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辭去之不速又求進乎
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度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
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
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又與貴榮書

王守仁

阿賈阿禮等叛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
或出妒婦之口然阿禮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氊遺
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
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謂使君平日忠實之故

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今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剿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忍隱其議所以待使君者厚乃文移三至使君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解洪邊之圍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眾情愈憤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絕垞飛鳥不能越

猿獠不能過而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知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眾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師深坑絕垞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凱里有楊保靖州有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垞何所用

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眾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邀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國朝

復貴州提督李本深書

甘文焜

披閱來書具見忠肝駿發義氣淋漓將竭蹶從王作黔西州志

卷之八

十四

撐天枉石總統全黔精兵捍禦疆場大敵此誠本部院之素志亦爲封疆大臣所以上報

皇上而造福於蒼生之至計也緬維我

國家定鼎西南荒服之區桂王獻俘於緬甸安坤授首於水西羅甸櫜槍掃除皆靜魁山渠賊反側自安文德崇躋於三王武功丕振於萬國河清海晏福祿永昌念茲滇黔重地撫綏實難鎮服匪易爰命貴軍門與本部院授以邊疆重任予以闡外兵權是雲貴之安危皆本部院與貴軍門之責更無所容其旁貸者也邇時平西王奉

旨准撤回京一月之間三次 欽差大人往滇羽檄戒
嚴虎狼蟠踞搖動人心披猖鼎沸貴州藩司潘臬司
李糧驛道陳已經調赴普安州安南等處策應平西
王回京搬運家口夫馬持籌儲精省會空虛兵民惶
惑撫都院曹數日來聞 欽差大人星夜奔馳出滇
不知所爲塘報杳無揣茲事勢禍亂已熾本部院厲
兵秣馬期與貴軍門聯鑣並轡剿滅妖氛幸惟恢弘
大畧共披肝膽仰報

皇上浩蕩洪恩提挈兩省兵民出離湯火嗚乎本忠孝
眞性建英雄事業正在今日矣本部院現檄威寧大

定黔西平遠安籠各鎮總兵矢以同心同德共勤王
事鍾鼓式靈犬羊隊會更不必俟寇涉盤江始商共
著祖鞭也貴軍門如果志在匡君忠貫日月當與本
部院手足相依攻同之車馬便爲於爍之王師板蕩
之功勲標作不朽之麟閣身名俱泰青史流芳卽或
寇孽猖獗孤臣受困本部院任兩省封疆惟有效張
巡南霽雲以身殉國卽屍無馬革裹還斷不稍存攜
貳也貴軍門同守封疆休戚存亡與本部院相爲一
體爲今日計願卽日興師駐劄盤江上流以禦其變
馳檄各鎮結唇齒以互爲聲援本部院會同撫都院

督率督撫兩標人馬堅城固守以待王師若不然者
倘恍無從二三其德謬瞻顧於家室思依附於前驅
進恐成礙退亦多憂未免雉罹於羅狼跋其尾一失
脚時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身遺馨遺臭千里毫釐
貴軍門其熟思而審處之無遺後悔可也

疏

題禁協夫疏

甘文焜

爲恭陳協夫爲黔民之大害特請

天語嚴飭永禁事竊臣於康熙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抵
黔任事沿途村落凋零民苗困憊日擊實所不忍初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十六

尙未解其故及履任博採輿情細察民隱始知病在
兵燹之後協夫繼之也查開黔之初順治十六年設
驛馬匹官養官當每驛設馬夫二十五名每名月支
工食銀六錢米三斗因催覓乏人前撫暫令隣近漢
上百姓代應養焉彼時大兵雲集餉鞘繁多經畧洪
承疇 題請給價僱夫擡運緣民人稀少前任撫臣
趙廷臣議於相聯僻壤州縣每站派幫夫數十名原
期不悞餉鞘不過一時以軍機爲重權宜之意既經
題准自康熙元年爲始每站設長夫一百名每名月
支工食銀四錢五分米三斗應差所有派幫之夫自

應免派不意各官僱募不力仍照前派幫濫用相沿
年久竟爲成例以致民苗不得耕種躲避廢業米價
騰貴村落荒殘民窮不堪臣訪得實會同撫臣佟鳳
彩已於康熙八年七月二十日痛革轉飭各驛站一
遵定例募僱長夫遞運餉鞘其濫索等敝概行釐革
從此民苗始得休息力事耕耘田地漸闢本年米價
減至一錢二三分一斗較臣抵任時每斗二錢五六
分已賤一倍各處荒村漸次構茅結屋已有起色明
驗誠恐將來不肖官弁巧生機變漸萌釁端協夫復
舉則黔民復受其害伏乞

天語嚴飭方可革除沿習積敝民生幸甚庶無負
皇上加惠元元之意也

條陳驛困並禁派擾疏

張廣泗

爲驛站之積困宜紓閭閻之派擾宜禁事竊惟驛站
之設所以通皇華速郵遞關係綦重臣查黔省上接
滇南下通三楚崎嶇險峻跬步皆山共額設二十四
驛除貴筑縣一驛係省會首邑額設馬五十四匹馬夫
二十五名其餘二十三站每驛額設馬四十五匹馬
夫二十三名又各驛內除楊老重安楊松毛口四腰
站不設站夫外其餘每驛各設長夫一百名以備應

付此黔省驛站夫馬之定額也每馬一匹日額給草銀八釐料穀四倉升每馬夫一名日給工食銀一分五釐口糧米八合每站夫一名日給工食銀一分二釐口糧米八合此黔省驛站夫馬之定額也又查每驛每季例准倒馬七匹向例每匹價銀二十九兩五錢零嗣於雍正三年經前署撫臣石禮哈將馬價照雲南廣西例裁減至二十二兩以省浮費但黔省暑雨不時馬匹易生疾病每季倒斃實不止七匹之數從前地方無事之時馬匹價值稍賤尙可藉報銷倒斃之贏餘卽爲買補額外多倒之馬匹迨後旣以節

省裁減又值頻年軍興馬價昂貴所領價值僅敷買補倒斃之馬其餘多倒馬匹並無例項開銷彼時署撫臣石禮哈止知將黔省馬價比照雲南廣西一例報銷不知廣西有水路可通順流迅速地方官可以通融應付滇南驛站額設馬六十餘匹餘站俱有五十匹馬數旣多又止供本省差務則輪流應付倒斃自少黔省處處皆山道路險峻首驛僅設馬五十匹其餘僅四十五匹馬數旣少且供兩省差務之煩而馬價照依雨粵之例一體核減除去准銷額馬七匹之外再有多倒馬匹地方不得不自行買補此驛在

官之累也至站夫一項每站額設夫一百名黔省村堡畸零非繁庶可比一遇大差到站若待臨時顧募勢必悞公前於敬陳管見等事案內經臣酌議額設站夫俱應長養在站但每夫一名日給工價銀一分二釐口糧米八合僅敷本人一日之口食實無餘錢養贍家口是以民間應募者寥寥雖嚴飭該地方官竭力勸募承充而今日到站明日潛逃所有長支銀米無從着追仍需臨時僱募民夫添助黔省地處荒僻平時僱覓已屬艱難或遇祁寒暑雨歲暮農忙每夫一名僱價自一錢五六分起至二三錢不等積百

名站夫一日之銀米不敷十餘名一日之夫價差務源源不絕賠累實無底止此站夫在官之累也地方有驛各官因額設錢糧不敷支應凡遇差使經臨除在額馬額夫之內者俱該驛官自爲應付一遇大差卒至如協濟餉鞘數萬兩到站動需馬數百匹或夫數百名地方官無力僱募遂派之里民爲堡夫堡馬查定例內開載

欽差大臣及學差試差督撫入境需用夫役該州縣遵照兵部勘合給發其督撫入境不由兵部給發勘合者所需夫役准其臨時酌用無許過六十名至知府

下縣盤查及他員奉督撫差委盤查者不無案卷等項量給夫三十名等因遵行在案無如日久弊生往往於勘合之外濫用至一二倍三四倍不等甚至本省大員亦至任意濫用差使既繁地方官不免派累於民而差役鄉保人等遂得以從中滋弊視村寨之大小分認馬頭馬脚馬尾名色合一馬之僱價出銀八九錢至一二兩不等其僱價之所以昂貴者蓋黔民貧瘠養馬甚少有馬之家居奇抬價鄉民無處僱覓不得不受其勒索且一鄉之內承總者名曰鄉頭聞有應差之信卽入城伺候此時鄉民不能卽斂現

銀鄉頭不能代爲墊發勢不得不向富家揭借以七八叩之本銀勒五六分之重利迨至大差過後鄉頭始得僱募馬價並揭借本銀一併合算卽於認充村寨均攤認償維彼小民又不得不告貸償還既受僱馬之攤賠又受揭借之重累呼訴無門實堪憫惻至於堡夫之累黔省烟戶稀少附近城市夫役無多不得不派之四鄉有離城七八十里或一二百里之外皆需來城應募雖官爲給價亦止能照依扛抬一日之程途給發一日之工價其餘往回守候則皆廢時失勢不獲價值之日也應一日之站夫卽須數日賠

累四鄉里民若不按照田畝公攤幫貼必致無人承應是以每夫一名除官給價外糧戶等私自幫貼每二三錢之多在小民之失時廢業既已疲敝堪憐而糧戶之攤派幫貼又復苦累無已是堡夫之累民爲害更甚查黔省額徵正賦每州縣內多者不過數千兩少者僅數百兩而民間夫馬攤派每致倍於正供以貧瘠之黔民當無窮之苦累其何以堪臣與司道等再三酌議若不嚴定處分斷難永絕弊端請嗣後過往差使凡有勘合者悉照勘合應付至本省大員入境不由兵部給發勘合者亦遵照部定額數應付

倘敢多索一夫一馬者許該地方官立時揭報督撫以憑嚴參若本省大員任意需索許該地方官直揭部科核實治罪其不據實申報徇情濫用私行派累地方者一經覺發計其所派夫馬之數以枉法照重治罪庶官員知所儆畏而民間之擾累可除矣惟是旣已禁其私派凡有往來差務俱係在官承值則所有夫馬草料工價等項務令足資應付方可永絕弊端查滇南省會首驛額設馬六十四匹其餘各驛額設馬五十四匹滇省道路尙屬平坦其所設驛馬祇供本省之用而馬數較多黔省山程最爲峻險兼供滇黔

兩省之差而馬數較少除馬價已經前署撫臣奏請照滇例報銷未便再議增所有各驛馬匹應比照滇省馬數增添貴筑首驛原額馬五十四匹應增十匹其餘各驛原設馬四十五匹應各增五匹共增添馬一百二十一匹馬數既增則馬夫亦應添募貴筑首驛原額馬夫二十五名應添募五名其餘各驛原額夫二十三名應各添募二名共添夫五十一名滇省每馬一匹日額支草料銀七分二釐黔省每馬日給草銀八釐料穀四倉升值價銀二分合算每馬日僅支銀二分入釐較之滇省少支銀四分四釐實屬不敷

且餉馬以穀不如以豆之堅實有力今請酌增每馬日支豆草銀五分料穀停其支領滇省每馬夫一名日支工食銀五分四釐黔省每夫日給銀一分六釐口糧米入合合算僅日支銀二分四釐亦屬不敷今請酌增日支銀四分糧米一停其支領如此則馬既多可以輪流更替飼喂充足飽騰可期不致有多斃貼累之虞矣至黔省站夫每名日給工食銀一分二釐口糧米入合合算日給銀二分滇省每站夫一名亦僅日支一分八釐較黔省尙少銀二釐但滇省額設工食之外尙有官田租穀名爲冷飯損索草鞋等

項田畝爲公幫之費黔省除日給工食銀二分之一外並無絲毫幫貼且站夫之苦甚於馬夫若工價過少實無人應赴今請將口糧米亦停其支給於原給銀一分二釐之外酌增銀二分八釐共日支銀四分則地方有驛各官易於僱募承應不致復有里民幫貼之累矣抑臣更有請者凡驛站通衢民間之擾累旣除尙有偏僻郡縣未設站驛處所每年學臣經臨考試或上司差委盤查或本處地方官因公他出所需夫馬亦多係派累里民承應至於苗疆等處非止文員派累並武員弁日不論事之公私輒藉軍裝名色

派夫扛抬更有兵役通事人等偶奉差遣雖一囊一篋之微亦必役令苗民背負隨行所到之寨需索酒食稍不遂意卽加以凌辱作賤以致苗民不堪擾累肆逆逞兇多由於此尤應嚴加禁絕臣請嗣後凡本處地方文武官弁奉上司差委盤查者經過驛站地方有例定額夫應付其無驛站之處於本省公項銀內酌給盤費令其自行僱備違者卽照例嚴參仍計其所派價值以枉法贓治罪至兵役等奉有差遣如在於隣近處所固不應累乃苗民卽或路程稍遠往返需時該本管官量行捐給盤費令其平價僱覓敢

有私役苗民強索酒食者應照定例開載改土歸流地方如該管官員有差遣兵役騷擾逼勒科派等弊較內地之例加倍治罪例處分至學臣考試經過驛站地方有例定夫馬應付其無驛站處所應令該地方官照額定夫馬之數平價僱覓應付據實開報准於本省公項銀內給領總不許絲毫派及民間再此外尚有發遣人犯並解審罪囚除年力精壯及罪輕者聽其散行外其重犯鎖鑰牢固雖有差役管押恐至脫逃不便行走更有新經受刑並病者弱不能徒步遠行者皆需撥夫抬送向係沿途開店之家承應

名曰街夫既有街夫名色凡遇罪犯到店不止索夫抬送且強索酒飯店民因在官人犯不敢與較而不法解差等即隨沿途滋事更爲擾累臣請嗣後凡係發遣暨已成解審人犯令地方官查程途遠近近者按日算給口糧遠者折銀發給令其自行買食所給銀米統於囚糧項准銷再查明果係重犯或新經受刑並實老弱者有驛站處於額設站夫內應付無驛處許夫抬送所需價值亦准於本省公用銀內給發庶街夫承應之弊亦可永除而黔省官民均沐皇仁於無極矣

論

國朝

濟火論

田雯

濟火者漢牂牁帥黑盧鹿水西安氏遠祖也深目長身臙面白齒以青布爲囊籠髮其中若角狀習戰鬪尙信義善撫其眾諸蠻戴之聞諸葛武侯南征積糧通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平西南夷擒孟獲封羅甸國王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凡九扯更苴皆屬焉已乃攻普里諸種拓其境地賜鏤銀鳩杖嗣是而降唐會昌中阿佩率眾內附復襲王爵天成二年普露

黔西州志

卷之八

二十五

率其九郡入貢襲封如故宋開寶中普貴納土來庭仍賜王爵元至大元年授阿畫爲武畧將軍泰定間賜名帖木兒卜花至順元年加資善大夫雲南行省左丞後以軍功授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順元等處宣慰使加龍虎大將軍羅甸侯卒贈濟國公明洪武四年以靄翠爲貴州宣慰使統四十八部正德間加安貴榮參政後世襲宣慰司之職蓋歷數百年而其祀未斬云論曰濟火一荒陲土帥耳當武侯渡瀘之日孰爲之計大義明王章者而毅然以助順樹勲崛起一隅爲蠻王長其亦賓叟青羗之儔乎不可謂

不豪矣迨乎累世相承奄有爵土要皆以識機達變
宣力効忠始終不失人臣禮故得以長奉西藩受恩
罔替非徒以爲甌脫而姑羈縻之也天啟壬戌之叛
罪惡貫盈旋即挫衄崇明邦彥同時陣殲雖王三善
之奮斬十萬秦衍祚侯良柱之夜拔三寨張雲鵬之
入路進兵許成名之三方深入而發縱指示出奇制
勝蓋有朱爨元之方畧在豈曰無人歟何以南人復
反不爲益部之官屬而番將分茅大玷牂牁之鼻祖
語云順則昌逆則亡水西之子若孫其當知鑒戒矣
乎

明

建城碑記

安陸侯吳復洪武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欽依於普
定府選揀到地名阿達卜建築城池至洪武十五年
閏二月十七日完備當年三月初五日仍領贛州等
衛官軍欽依至水西選揀地名郭張興工築城至五
月十八日完備圈門 守禦指揮秦藝蔡聚張勝留
守中衛千戶蔣源瞿唐千戶陶信

開元寺碑記

王命來

按水西爲黔藩籬自濟濟火隨丞相亮有功封羅甸

國歷唐宋及明始伐山開道置郵傳迨後猶長恣殺戮肆攻掠服食僭侈廷議大出師聲罪致討乃獻水外地贖厥罪而六廣迤西聲教猶未訖也恭惟我大清定鼎統一海宇康熙甲辰吳三桂奉

簡命專征伐率諸大將軍討平之分罷其地議置文武守臣

聖天子乾斷謂黔西爲都督李公手柘卽以公鎮焉維時骨骼遍野燔燧相望公殲渠魁散脅從饑者飼寒者襦苗民感泣就約丙午歲余奉

命守是邦道皆榛蕪虎豹交錯乃披蒙茸據形勢卽故

黔西州志

卷之八

二十七

址壘築巋雄克有寧宇城東二里許岡巒聳峙逶迤蟠結公謂余曰是天闢祇園地也宜建梵宮爲祝釐所顧飛錫尙無其人時嵩曰大師源出破山於法徹三車結會貴陽之祥麟菴拈花一笈諸太牢官咸執弟子禮公折柬敬屈數四遂毅然來主是山爰諏吉鳩工亢材鞭石構大雄寶殿藏金閣大士閣天王殿兩廡郎舍凡若干楹周繞差備金碧丹堊宏敞焜燿費計萬金閱五十月而告成置田百餘畝勸是役者黔鎮偏裨諸君暨縉紳衿耆捐施力居多而規畫布置則惟師之慧心法眼於黔西爲壯觀於貴筑稱傑

構焉公暇日偕士大夫往遊千峰萬壑飛青擁秀春
月秋花雨樹晴烟光景莫可名狀或進而賀曰以公
之志而師克成之且昔僻寂而今林總昔椎結而今
冠裳昔侏儻而今禮樂昔擎拳杯飲而今几筵揖讓
千餘年負嵎梗化之區一旦隸 天朝而登衽席非
佛慈啟佑不至此公唯唯曰余志畢矣繼公而蒞茲
土者有都護王大將軍蕭規曹隨一以清靜拊循爲
務彫瘵日起生齒益繁浹肌淪髓聲教四訖千萬世
稱西鄙雄藩焉而大師卓錫泉湧法象金兒與斯羆
並垂不朽矣予不敏適承之與其事故弗謏劣而記

之

文昌閣碑記

知州 穆成周

黔西學宮建於東而東城卽左眩也說者謂其方屬
巽宜峙高閣而後有文筆插天之勢庶幾多士凌雲
之藉焉予然其言而信之緣予向蒞玉田留心文教
曾有事於培風之舉賡鹿鳴者果多其人宴瓊林者
卽有其士而其響應也甚捷可知文風之說不爲幻
矣予於黔士豈有異志乎用是不惜微俸鳩工庀材
刻日聳

帝君閣於其上以作一郡之雄觀是役也正當大比之

年行見人文鵲起科第蟬聯人以地傑地以人靈相
須而成未必無小補云因泐石誌之

重修渭河橋碑記

知州 金 獲

從來杠梁之設原以通商賈便往來也然其造作之初
未有不需眾人之資而能成於一人之力諺云眾擎
易舉獨力難持誠哉是言吾於渭河橋之重修而益
信之是橋在崇巖深壑間雖非通都大邑而食貨之
往來行旅之交錯者亦日不勝數粵自新疆始闢民
多病涉及秉中黃公來牧是邦爰輯眾志俾造爲梁
蹇裳之患庶乎免矣無何春水一泛蕩焉無存而望

洋而歎臨流而返者仍如故焉州之耆老請於前任
撫軍當事者樂爲勸助鳩工庀材爲橋立硎磴石塼
木爲屋於上以蔽風雨至是而溪漲不虞坦然周道
矣孰意壬癸無憂而丙丁肆害丁酉歲陡遭回祿所
塼之木覆之屋盡成煨燼所餘者止石磴耳是時余
方下車得聞其事傾囊所餘極力補修約三百金亦
祇能塼以木覆以板乃不數年霜日浸曝風雨漂搖
兼之驟馬跨蹋趾踵蹂蹠板木漸成朽腐余因慨然
思曰與其爲數年計何如爲長久計乎獨是工多費
煩探囊羞澁除竭力自捐外都人士爭相鼓舞慷慨

樂施故得分命工師選材鄧林環集匠士剖石荆山木上覆板仍其舊制板上墁石實爲新增工費雖倍於先而堅固亦倍於前將來霜日浸曝風雨漂搖止及於石無妨於木矣騾馬跨蹋趾踵蹂蹠已離於木何損於橋乎則斯橋之重修雖不敢謂千百年不敝而較之爲數年計者已大相逕庭矣是役也勞民之力傷民之財固余之所不忍然亦民之所不能已者以其利溥也所謂獨力難持其必有能諒之者是爲記

聖宮碑記

陳憲榮

黔城古水西地也乃安酋故巢亘古以來未通聲教封豕長蛇夜郎自大爲累朝患我

國家承天應運四海會同鑿齒雕題罔不臣服天戈所指殲滅渠兇拓我版圖列之爲黠生養休息迄今蓋甲子一週矣乙巳冬余以枝江令特奉簡命來牧茲州除日視事新正謁

聖後進諸生於明倫堂講晰經義條暢明辨旅進旅退彬彬如也輾然色喜洗蠻夷之陋成鄒魯之風愈歎我

聖祖仁皇帝盛德廣運久道化成我

皇上誕受萬方離明普照與夫歷任諸大夫所以休養而漸摩之者厥功最懋也特是 殿宇僅存未施丹雘周無繚垣芻牧成羣職斯土者實有責焉爰與同城諸公暨師生耆老鳩工庀材謀所以新之者興工數月而先大夫訃音至苦塊餘生無復人理紳士耆約羣以奪情上請不孝注止之曰余蒞任後早作夜思日昃不遑蓋謹遵先大夫教而不敢自外於聖人之徒也今父死不奔喪諸君其謂我何且天下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亦未有薄於其親而能厚於百姓者今使余根本剝喪徒留此不肖之身腆

黔西州志

卷之八

三十一

顏民上

國家將焉用我君子愛人以德其勿復言雖然

學宮成亦先大夫之志也先大夫蓮窻公言必有物立不揚募修武興東垣

學宮俱各煥然傑立不孝宰枝三年首以泮宮爲急務聖域賢關翬飛鳥革亦旣告成功於先大夫矣今此功雖鉅未能卽成請先擇易成者成之其未能卽成者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後之君子寧獨無觀感而興起者乎余行矣諸生誦其詩讀其書入此門登此堂當思

先聖先賢立身行道修己治人之要勿粗鄙而近利勿浮夸而好名躬行實踐蔚爲國華他日者南金東箭貢於明堂夏瑚商璉陳之清廟九萬之程在一振翮孰謂遐荒僻壤開闢新疆不有名世之才邁種之德奮天池而作霖雨者哉余在燕京拭目望之矣厥功既成就道有日紳士耆老請勒石以誌其事余亦不敢沒諸君相與贊助之力也爰題數語以誌歲月而余半載設施昭昭在人耳目間或亦對山川而無愧色云

萬益碑記

知州 陳憲榮

黔城新開田之北有崖頗險路之羊腸窄徑不盈五尺草木蒙茸下臨絕壑一有失足便不可測余因公過其地爲之心悸從人冉天奇告余曰此倒馬坎也川路駝塩者年年死馬於此馬死本折痛哭流涕者數矣余聞之測然歸署商之耆老楊廷選廷選曰請鑿山膀爲路外週以石攔可免此害因舉善民陳善德王有才專董其事三旬而告成廷選進曰此路活馬之命全商之本利益宏矣皆公之功也余曰不然天下事非一人所能爲也余蒞枝江自顏其堂曰與人爲善大凡地方之興革利弊諸父老有其心而無

其力司牧者有其權而多不肯爲卽肯爲矣而又不
能身執其勞灼知其要因循而中止者多矣惟本眞
誠無欲之心博採羣言酌中而用之擇人而任之又
從而鼓興之人雖愚無不格事雖巨罔不成卽如此
舉余不過偶然動念耳未能知其要執其勞也倘非
有智者効謀勤者効力亦不能刻日告成俾商賈永
慶康莊而無憂廷選曰諾因更其名曰平安坎勒石
山麓以誌諸父老贊助之功而余於地方之責亦庶
幾無費云是爲記

泮池碑記

知州
鮑尙忠

黔西州志

卷之八

三十三

黔西

聖宮甲於通省曩者續修力乏漸至傾圮丙午春前牧
陳公捐砌園垣未幾卸事去越明年余承乏來茲謁
廟之日仰見規模宏遠氣象堂皇卽思宮牆爲士林重
地矢志修葺數年來不遺餘力接次完美惟泮池體
制尙未合矩今年三月謹遵

闕里古制移建櫺星門內增礮三硿以壯厥觀然其間
尙需增補者不少後賢見而悅之未必不飲水思源
加意補葺共勦大成爰書石焉是爲記

平蠻記

知州
鮑尙忠

烏蒙土司祿萬鍾居滇黔川蜀之界沃野千里有鎮
雄爲之唇齒雷坡爲之輔佐水險山高標長馬疾爲
聲教之所不及自謂永固無虞招集亡命凡三省盜
賊網販莫不投其巢穴緝捕無由時或出而刦取害
莫甚焉我 少保大司馬鄂公節制滇黔極民水火
遣將出師以除暴虐逆敢閉關抗敵有參將哈元生
親冒矢石匹馬單刀飛入大關斬其酋首曰成破竹
之勢於是萬鍾納印投誠此雍正五年三月事也予
方任事黔西羽書絡繹催調軍糧而捷音忽至於是
編里甲籍田疇置烏蒙鎮雄府州設重鎮以彈壓之

詎萬鍾逮繫滇南厥妻陸氏招集逃亡突起草莽之
中刦郭副將殺之飛報滇黔文武激裂我 少保聞
報赫怒令兵進征此雍正六年春正月事也予奉檄
運糧赴軍至大定畢節與諸同寅各司其事時楊大
方伯永斌鎮守威寧命予往八仙海子查烏蒙威寧
跼路催督士卒糧餉雖未嘗披堅執銳而兵鋒正急
曉夜靡寧仰廟算神謨於帷幄賴雄兵猛將於疆場
陸氏就擒餘氛盡息歷三月而返父老紳士咸額首
曰米貼旣平則盜賊販棍更無所歸今而後閭閻得
安枕無憂者皆 少保之功德垂於不朽也雷坡之

土司者萬鍾之姻婭也攘其螳臂逞志川疆於斯不
戢必啓烏鎮之患我少保深謀遠慮期會川黔三
路進勦此雍正六年秋七月事也我黔省張大中
丞調思南太守劉洵銅仁太守姚謙總理烏蒙糧務
予運糧赴烏兩太守曰自此以達溜筒江乃滇黔士
卒之咽喉糧草之命脉也其卽往返稽察莫辭勞瘁
予啣命卽往甫至江口復得羽書云畢節介令染瘴
垂危惟此糗糧繫三軍之命非剛毅急公見危授命
之人斷難肩此重任站路猶小事也可急註江口隨
收夫運無負重托予乃寄身於絕壑仰觀夫溜筒江

在涼之下自上瞰之懸絕萬丈山嶺水涯寒暑迥別
徒步扳緣神搖汗浹負米折腰一步一跌予至江濱
身無存歇斬木斫荆居巢處穴江水滔滔無舟無楫
大索橫空兩頭牽絜穿一竹筒繫於胸脇推而過之
人如飛越是曰溜筒未之聞說一有不虞形銷骨滅
運未到來逃走弗迭堆米荒沙焦心嘔血爲覓舟航
紅液沸熱庶免逃亡筋疲力竭拊而勞之乾喉敝舌
腸用肉充氣將酒接如哺嬰兒得其寧帖薄暮無人
瘴氣慘切但聞喊聲搖星撼月詢其從來蠻夷作孽
窺我餽糧欲行偷刦我無旅兵更鮮尺鐵星光黯淡

山路險窄奔騰瘴務時時聞粳稻之香飛舞荒沙明
耀黃金之色面頰黧而鬚白目生翳而力竭歲暮除
夕僕夫盡瘁定尉汪周從事軍前馳書報捷曰酋首
被擒爪牙受縛矣易日而糧止易日而師旋矣人夫
散站馬撤而凱歌載道矣予乃交糧移冊仲春之杪
事竣得歸蓋已閱六月矣經畢節會介邑侯病愈執
予手曰君竟得無恙耶曩者君三日不至吾不復有
今日矣予自西溪而返父老童稚莫不喜動顏色及
見余之面目則又愕然而驚愀然而憫也予曰邊徼
肅靖蠻烟盡息將來擊壤之日不減羲皇上人酌父

老酒而歌之曰秋風清兮戰馬嘶金沙江上揚旌旗
予到江口瘴烟近江風吹霧襲征衣清天白日散雲
翳千山萬壑明朝曦誰調玉燭勝燃犀光普大舍照
元黎衽席之上咸熙熙與爾父老酌金卮

平蠻記後

烏蒙既定以劉起元爲總兵官設重兵以守之起元
撫綏無術夷情不堪故土日莫莫黑夸等約中秋後
五日爲亂有密報者起元不信未五日而逆眾大至
起元勢促率二將官散以金帛誘以美言逆眾不聽
數其惡而迫之及劉馬二將見殺起元急同汪將官

潰圍而出逆眾襲殺汪遊擊於馬鞍山劉起元楊守備於荔枝河城中劉通判賽知縣李教官劉知事陳司獄及眷屬等俱死於難兵民商賈得脫者僅三百人其餘盡剗逆眾之刃司獄陳天錫憤起元之不能整禦也殺其妻妾擊賊而死遊擊劉暉旣被殺其妻張氏曰吾命婦不可死於賊手二女宦門未可辱也乃殺二女以三歲幼子囑妾楊氏曰爾當保孤繼絕遂自殺楊亦隨亡有僕匿孤草莽中後得而撫之少保聞報飛調安籠哈總兵梧州協余副將爲中軍由响水稻田壩而進調尋霑威寧兩參將康世顯曾長

治爲先鋒由催住松林而進調安順安籠兩遊擊王友文王弼爲右翼奇兵由黑夸抄截左脇調參將梁彪駐威寧相機飛調遊擊雷應萬守長勝寨遊巡調遊擊李世祿守得勝坡應援調總兵官魏翥國總兵鎮雄一路參將韓勲勦洗奎鄉施額法漏等處由龍洞山左均出八仙海子會齊我 張大中丞會同提督復調各協營官兵分勦鎮烏二路知會蜀兵由東川梁山進攻其後少保以誤用劉起元引罪請解任督師 上不許先是鎮雄參將韓勲率兵四百會逆夷十倍於奎鄉大戰一日夜克之總統烏蒙一路兵

馬哈將軍九月二十日兵次稻田壩逆眾用以逸待勞之計夜劫我營將軍紀嚴整兵不亂動相拒至曉逆乃散去土目阿底者不下二千人懼逆屠戮暫從至是來歸將軍會兵進攻身先臨陣飛馬上坡值酋首黑夸卒至鎗透將軍獸壺將軍還砍下馬寸磔之逆眾乃潰遂由得勝坡進次以那逆眾數萬據住前山我兵數千眾寡不敵乃令遊擊王友仁參將康世顯曾長治伏山右左將軍統正兵赴敵逆聚如蟻忽我軍中炮响左右奇兵抄出逆眾大駭棄械狼奔我軍襲之無敢有回顧者毀逆營八十餘座殺逆遍野

過松林阨要如入無人之境至烏蒙疊尸流血穢氣滿城因進札鳳凰山大定太守陳公知予溜筒江之役罔顧鋒瘴轉運有法頗著微勞九月望日檄予赴軍前值 張大中丞以起運兵糧爲重飛騎促回羽檄予料理糧務見界連境之處民情騷惑隨卽安撫且團練鄉兵給以器械繕葺城郭舉凡善後事宜籌畫停妥而總理糧務賈副使卽檄予赴烏蒙二木那收放分剿各路兵糧行至松林餘逆四起圍繞周匝幸畢赤營千總黃宣帶兵百人登高曰事急矣吾捨命以殉連放平夷大砲子乃得脫殫心盡瘁以供其

事將軍分兵四出若驅熊虎以鬪犬羊誅剿兩月靡
有孑遺鋒烟盡息授將軍雲南提督旋防貴州賜金
萬兩從征將士賞賜有差參將韓勲授安籠總鎮旋
改古州副將徐成貞授烏蒙總鎮將軍復駐烏蒙三
月然後歸予自庚戌十月從軍至辛亥四月之抄事
竣得歸第見東阡西陌易耨深耕白叟黃童壺漿竹
馬忽憶外無城郭內無垣墻寒冬臘月蠅蚋撲面舉
步髑髏遍野骨骸杯水半血陣風盡腥未睡轍驚欲
食先嘔之境不禁黯然淚下也予三次從軍於斯爲
最此一役也冒險相從者金陵陳敬王也會計出納

者從事胡琨周泉羅璟張翰等也奔走効力者民狀
高捷羅正李玉袁一龍蕭一鳳等數十人僱馬募夫
續運不絕者鄉約龍應奇等也代折代行上下無悞
者州尉佺鏞也行者守者各盡其職斯半載以來厥
事有成不可不畧紀之也是爲記

魁樓碑記

知州

鮑尙忠

黔西舊闢巖疆沐浴於教澤者久矣丁未春余奉
命牧此八年來見其士習歸醇文風丕盛登賢書而膺
民社類多雋才惟是南宮殿策久嘆孫山或曰學宮
後山猶魯泰岱也巍峩聳翠氣象萬千若能上建高

閣庶文筆插天而玉堂可履也余心切久之然終以風水幻論不果嗣聞州自建學多年未嘗獲雋後穆君以城東爲 文廟左肱厥方隸巽聳

帝君閣於上自是宴鹿鳴者始有其人可知風水之論不爲幻矣志乃果甲寅秋九月登覽其顛偕庠中老成人謀曰

魁星奎星也 國家春秋兩闈悉資主宰士子揮毫七藝尤賴添花誠地方所宜崇祀而宮牆尤當尊禮者也曷建閣焉乃筮十月朔四日始其事當茲冬令沍寒風和日暖百工鼓舞不日告成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四十

水西觀農臺記

赫霖泰

余於丁酉春來牧水西以修署餘材於西偏隙地別構謙賞之堂更築平臺於右以補其缺背山面城倚芳柯而瞰射圍繞以朱欄覆以篷頂一如舟船臺成於戊戌之首夏遂偕賓客僚友共登而眺覽焉環覩之中城市郊原之景無不歷歷在望維時秧針出水一碧油油男耕婦餉來往不絕洵徵 盛世民安樂業邊陲亦景物熙熙能不顧而樂之因名臺曰觀農亦猶亭志喜雨也黔地因山多土瘠是州獨有繞郭膏腴連疇接塍民實賴以殷盛教化亦復易施自我

朝康熙間殄滅安酋百餘年民不識兵境多沃壤是以全城瓦屋鱗次村落鷄犬相聞駸駸乎與中土同風皆由民得盡力於農也古者親民之吏躬勸稼穡心憂旱澇矧黔中苗獮雜居而刺史爲牧民之吏尤當重農務俾小民衣食足而後教化行可不深加念切哉當其春而耕也負耒叱牛或播或種旣犁且耘登斯臺也以觀其共事南畝當其秋而實也黃雲蔽野是刈是穫荷担盈路登斯臺也以觀其咸慶西成觀其雲行而雨施也觀其虹消而日出也禱夏之甘霽占冬之瑞雪凡四時之序旱澇之憂有妨益於農者

無時而不於斯臺以觀焉乃若朝霞夕翠之卷舒萬壑千巖之競秀佳花異木皓月清風四時陰晴之景無盡狀而余復得於公事之暇攜賓友而遊日騁懷看山吟嘯把酒聽鶯緩帶臨風頓忘俗慮非敢竊效古之風流爲政更欲寄興於觀農之外以豁片刻塵襟耳

新建文峯書院記

赫霖泰

書院之設所以造士也 國家生養百餘年文教所敷覃及荒服宋甫魯冠濟濟郁郁倚歟盛哉黔西媿美中土彬雅之容不絕於目弦誦之音不絕於耳而

書院闕如庚子歲大中丞李公以艱歸倡議建之得地於州城之東爰鳩工師積衆材植不數月而落成於是講習有堂肄業有室庀湏有所渠渠乎翼翼乎公之作興之意亦深且遠矣夫士不敬業則學殖將落不羣萃則砥礪不力習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爲書院之謂也公慮鄉人之無以深造其詣力專壹其心志或泛濫於詞訓誥之未學甚至單寒之士不能自立因之暴棄而不惜而遂爲此舉也然則公之作興之意誠深且遠矣將見淬礪成就時異歲殊烺烺炳炳爲邦家光然後溯其由來推其本始鄉之父老

曰立名砥行非吾父兄之教也微公之力不及此鄉之子弟曰書升論秀非吾子弟之學也微公之力不及此某也忝知州事親見乎善舉之始作而意科名文物之日盛且有感於公之厚鄉里而樂教育也於是乎記他如院長之歲俸生徒之膏火計其目前經其久遠某雖不敏請無諉爲異人任也

新建文峰塔記

知州

赫霖泰

李公旣建東山書院成復言於眾曰吾鄉之登賢書而稱縉紳者多矣獨不遇於禮闈豈地勢之稍平文峰之未挺耶形家者言未盡非也迺度於書院之外

後山之顛建塔七級卽名之曰文峰經營匝月告厥成功然後觚稜峻起而聳峙遠山壁立而外護形勢完矣意者山川之秀必有待於公之振作始大興起歟自今伊始科第不絕於南宮奔奏不滯於邦國弓旌不遺於草野樞華不絕於朝寧將見州之人士質行不改其素而驄鑣天路彬彬矣顧毋忘公建始之貺并無負予期望之深日禱乎公之德望勲業與斯塔而並峻也是爲記

重修東山開元寺記

知州 赫霖泰

黔西於古爲牂牁郡自魏唐而下迄於元明代皆棄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四十三

爲鬼方歸於苗地山川風景無足紀焉迨我

聖祖仁皇帝平定水西

然後

剷削榛蕪相度原隰山巒軒

露城郭翼然百六十里之間爲東南一巨鎮城之東有東山有寺曰開元前總戎李公勣守王公所創建貌床花座金碧爛如遠臨鴨池之河澄波吐瀾駭流驚端近揖獅子之山巖光晝清林靄朝翠至於鹿之呦呦鳥之嚶嚶與籟聲相應荅其何異乎須彌蘭若洛下伽藍也哉夫何歲月推遷風雨剝蝕簷牙聳而毀落廊腰折而欹頽琉璃半瑣於遊雲鼉屨久埋於荒草寺之廢也非一日矣今湖南大中丞李公先撫

粵西以讀禮歸時一往過目擊心惻思所新之於是
飭工師庀材石閱數月而告成琳宮寶剝焜耀依然
金容月相圓滿如昔不有廢也何以興乎惟是佛氏
之於經爲說甚相遠公以正說明道爲 朝廷股肱
心膂方持正經以翼世又何於寺乎畱意爲然吾聞
之陳眉公曰西方之教可翊經而行宗門易之旨也
譯書之法也戒律禮之衛也果報春秋之賞罰也甚
矣佛之教經之教也其可以翊經者卽可以翊世也
惟公翊世之心無所往而不寓則夫宏佐命之道造
邦國之福固以繕其疆圉整以輯其綱維於是役推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四十四

之矣某不敏承乏茲土竊有喜乎寺之由廢而興而
穆然乎公之翊世之心因是役而益見也爰記諸石
以垂不朽云

原任黔西州牧黃公碑記

學正 李 英

嘗讀祭法有云聖王之制祀典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如晉階福建
巡撫黃公原任黔西州主其他以勞定國者不可彈
述若其治我黔西也則因其土俗而更化之蓋黔地
本安酋舊壤夷漢雜處性情强悍風俗澆漓不知王
化不順禮教者往往不法自我黃公蒞任善教善政

頻施若寬若猛並濟或除強暴而馴致和平或憐怨
曠而曲成定偶在州數年撫綏利濟罔不周全迄今
四十餘年甘棠之思猶在膏雨之澤難泯豈非法施
於民在所必祀者乎故我闔州士民心乎愛矣何日
能忘因公呈請題並入 文廟祀典猶賴暨任 鮑
公命豎一祠於大成門右又思百世不祧之計以垂
永久會蜀中孔壽兩參將督軍過此議置祭田永附
學宮歸學掌管納糧外收其租穀以作粢盛牲體之
費自春徂秋直與 聖祀並垂庶我黔士民悽愴怵
惕之志亦可以稍寬矣因勒石爲碑以垂不朽云

新建東山石屏記

李世傑

宇宙間岩岫峰巒千態萬狀而嶽崎聳峙中往往有
缺漏罅隙處此造物者或然之位置也吾州城里許
曰東山擁翠延青綿亘繚繞乃其間有劃然中開若
斷若缺者行人於是乎爲塗爾雅所謂山絕陁也顧
是山爲州左屏嶂近在指顧倘不補其缺漏何以嚴
拱衛而肅觀瞻鄉之人士久思爲補罅計適辛丑春
余因制旋里羣以其事囑余余曰此諸父老之意而
實吾黔之利也於是鳩工庀材障以石屏高二尋傍
存一門以利行人其間舊有 王神祠隘小殊甚因

更築土爲基架木爲椽設像祭祀歲時定例永遠勿替凡兩閱月而工成於是州城之東拱衛並嚴觀瞻益肅而神祇之靈亦妥矣維時州之父老相與登其巔而望焉咸相顧色喜而謂余曰吾黔山環氣聚城郭處其中以故人民安樂風俗醇厚蓋數百年於今矣茲更建此石屏則形勢益整靈氣益鍾吾知自今以往邀山靈之呵護而老者享其壽考幼者習於孝養秀者升於朝而觀邦國之光樸者耕於野而享井田之利定有更勝於今日者其美盛寧有涯涘乎爰囑子而爲之記

重修魁閣序

李世傑

世生碩彥之士必爲之溯里居曰某某間人也而扶輿磅礴山川清淑之所又爲振其舊而新是圖則必有卜偉人者曰是方興焉正未有艾於以信山靈地脉鍾秀不窮夫豈誣哉水西 文廟後山 魁閣建自雍正年間州牧鮑公諱尙忠同先大夫鳩工庀材而成嗣是州治賢科蟬聯鵲起至今不絕予弱冠仕南北奔馳梓里問凡再三至耳向曾助修文塔甫告成而狀上己酉歲外翰 周唐 公及鄉先生又以建修

文閣重修

魁閣請維時

王事鞅掌有志未逮暨歸

而 文閣已翼然於山巔矣善弗我同既欣且愧而
魁閣猶未第囊慳橐埽安與眾擎勉竭餘貲附諸首
善越數月而厥功亦竣夫鼎新不易諸君子方繼長
以興高而培故有懷予不敏用喜新而謀舊且閣非
本舊也由今可以思昔閣固有新也由昔可以觀今
因諸君之請用弁數言俾上下數十年間葺舊鼎新
胥爲同志仁見靈鍾秀毓甲第聯綿予將拭目而俟
也夫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知貴州大定府平遠州事加三
級紀錄五次周名景益字星頡號宿航江蘇常州府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四十七

武進縣人乾隆辛卯 恩科進士本年七月來署黔
西州篆慈惠廉明愛民恤士此其一也今將呈請原
批謹鐫於左以誌不忘

爲懇恩准兌澤及寒儒公私兩便事緣黔西額廩三
十名每名餼米四石其各生糧册或有糧多於廩廩
多於糧先在倉領出後復運米上倉輸納不無拋撒
守候之虞生等仰懇深仁無論糧多廩多除照例加
耗外其應領應補如數扣清庶在倉少進出之煩生
等亦共省人工之費永祈定例俾黔庠廩士永遠沾
恩且鼓舞奮興共戴洪仁於無暨矣是以懇乞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批 所請尙屬可行
淮卽兌收仍飭承立案可也

石除每石應加耗米一斗五升外每名兌秋糧十一
畝五分九厘四毫二系

特授貴州大定府黔西州正堂加三級紀錄九次和公

諱隆武禁革濫派九里文武紳衿充當一切夫馬單
頭呈請原批鐫石於左以誌

恩德爲懇恩優免士子單頭永遠立案以重斯文以勵
士習事緣供役者小民之分奉公者士子之心旣荷
水土之恩敢越維正之賦征派所及踴躍宜先禮義

黔西州志

卷之八

四十八

素知輸忱難後但此乃供糧也非往役也糧不敢辭
役則有辨

國家設科取士進學者里甲卽行優免重士子所以重
朝廷衙門遇差立頭知事者輪單替報充當別頭人
正以別士子從未有士民不分優免而戶口妄報單
頭者也黔雖僻壤實當孔道昔前牧蒞任偶遇大吏
巡邊維時供億紛煩夫馬急迫遂假九里士暫作單
頭亦率三五同人共勸厥事乃歷時旣久遂沿成規
凡簽頭人多在紳士每當差事初及旋見悍吏頻凌
數年軍夫百端受侮棄書而往舍館而從或以不知

戶糧而代爲賠累或以遺悞糊口而隳厥身家甚者
叫囂無時不甚凌賤之苦應酌未及更來毆辱之加
幾布衣之不如憤冠裳於烏有讀書者累廢書而三
嘆受累者眞欲訢而無從夫免厥丁差厚以廩膳卧
碑之條例已載全書之培養甚隆苟藉書生作頭人
旣非所以待士而以頭人敗品行亦非所以育才士
習之不勤良有以也學校之不振咎豈微哉幸遇恩
星得叨慈惠旣悉民隱亦體士艱懷鮮于之高風負
劉寬之雅量地徧黍雨澤盡甘棠所以公局一開頓
化頑梗之習單頭不設亦竭趨士之勤如今日者也

乃袞衣我覲東人願留奈王事賢勞北山恐陟雖共
慶榮陞有兆實欲同深婉戀微情伏維恩星視民如
傷愛士以德不惟寬征役於兆姓並見結忠信於儒
林卽有差徭罔不除弊但念閣州紳士等今日慈顏
在邇共樂無事之天異時免例無稽仍受單頭之累
在百姓分所應爾在士子情實含羞懇憐午夜青燈
歷洗積年舊弊分優免於士類重席珍於儒林立案
以停永遠垂例俾讀書者有所寵異人人知奮志於
詩書庶學校中得所振興亦世世遠留德於膠庠矣
至於軍需計畝派差照攤供納旣蒙待士之厚必爭

樂賦之心閣州紳士等是以專此懇叩

批

本州深悉單頭之弊於下車後卽行禁革況紳士例應免役淮立案後如派單頭勿得濫報紳士至應納糧賦務須踴躍赴公幸勿恃符抗欠實於該紳士等有厚望焉

修泮池碑記

熊兆周

事不足記載者不爲功行不足愛戴者不爲德我父師鮑公修培 文廟功與德寔有足佩焉蓋黔西

聖宮刺史佟公建之穆公成之年遠漸圯雍正四年陳

黔西州志

卷之八

五十

公重修興工未幾而去越明年父師星臨卽殷殷以修補爲念不惜清俸不畱餘力數年間宮牆殿廡煥然一新猶復念泮池失式捐廉重建壯偉闊耀觀者莫不同聲欣羨皆以父師功德當垂不朽況隸在子弟有不公謀記載永銘愛戴哉爰泐石以誌弗忘耳

新建獅山書院碑記

陳汝梅

水西舊有義學無書院所以爲後生小子就學而成材者不與焉邑尙書李恭勤始謀諸當事捐課田設膏火構堂於文峰山下惜其地卑遠課讀維艱肄業者數年來指不多屈人傑地靈蓋難言之矣州署後

獅山詳載邑誌當州協署之西蜿蜒而下屹然中止
羣山環立氣象萬千青烏家謂擷全州之秀其後必
有偉人者於是乎在然經前任赫公建作公所其地
在官非如文正之學舍可捐也其價累百非寒士之
錙銖可措也維我父師許公諱學范字希六號小范
以錢塘進士於癸丑歲來牧是邦甫下車博訪周諮
慨然以興利除弊爲己任卽捐廉置之額曰獅山書
院堂廡講舍煥然一新不期年而郭中遊庠者蓋十
七人焉方是時苗匪跳梁軍書旁午公則從容會計
爲黔西策生舍復爲教化都人士方將仰教誨無涯

矣然而才非百里佇聽鶯遷最報三年旋看驥展公
將以治中往矣公雖去而公之德不與俱去書院留
而公之德無不與俱留也公行將以師相召而預以
獅山兆矣凡我黔士欲攀轅卧轍不能爲公稍畱者
爰拜手而呈辭曰大江之濱篤生哲人哲人之生旣
慈以仁滇南借寇琴鶴隨身水西令德誕降我民民
力可用勿瘁爾形民財可賦勿空爾困瞻彼獅山獅
山莪莪敦詩說禮邑滿絃歌春風桃李碧水滌波蟬
聯鵲起次第巍科何以報德願祝三多貞珉不朽萬
古挈摩

修建三塔碑記

李守矩

黔爲古水西之壤其東北諸山最秀鄉先輩培而植之者美且備矣豈勤於東而畧於西歟抑謀其始以有待也 鄉賢恭勤李公於乾隆辛丑歲創建文峯塔重建文山塔雖公之志其落而成之者 州侯赫公也洎丙午歲復營於西南而建標者二卽今之蓮峯文明二塔基也未幾而公寢矣迄今五十餘年無有繼其志者戊子歲 叙堂李公復建標焉欲修塔未果而 公榮任松桃矣癸巳歲 雨亭楊夫子欲捐書院修金五十金以成厥志而功果浩大無有應

之者甲午夏 州侯蘭雪吳公賑濟饑民於三官殿相陰陽觀流泉謂^士等曰內傳云乾山乾向水流乾其斯地也惜無峯故其地不顯若建一塔其巨觀也因卜吉於孟冬而告成於臘底越明年夏四月而蓮峯繼成焉夫乾蓮二峯文明之左衛也於州城實右衛焉^士等之欲建文明也匪伊朝夕矣特恐力之不逮而權輿於乾峯取逕於蓮峯亦猶豳詩乘屋播穀之意也幸而天假之緣 念莪魯公來牧斯土倡首捐廉四十金致闔州士宦商民悉踴躍傾囊相助卽於乙未冬十月望二日用牲於山告厥成功是年春

發會榜一秋發鄉榜二大挑者三豈會逢其適耶亦有應驗耶莫爲莫致者天耶嗟嗟恭勤李公克慎厥始叙堂蘭雪克圖厥中念莪魯公克成厥終雖曰天事豈非人力哉後有作者尙監茲哉

三塔雖閣邑捐修而

倡首者李守矩劉照藜袁玉聲三人之力稍多焉

賑荒碑記

劉照藜

竊維以官賑民易以民賑民難常平之設以官賑民也社義之舉以民賑民也然常平亦朝廷有限之升斗何能以給無限之誅求是官之賑民尙不易也而何況於民之賑民乎雖然官一而民萬以一官賑

黔西州志

卷之八

五十三

九里之民則不足以九里之富民賑九里之飢民則有餘是在乎民之自爲賑也民不自賑而官先爲賑之凡我四民其亦知所隱動矣道光甲午夏邑中米價騰貴良以四路飢民遊食於黔者頗多奸商險販私漏出關者亦復不少此老弱殘廢之眾不自謀生丐於市者夥矣恩主吳公因見四五月間市價高昂稟請糶賣常平倉米賑濟貧復憫念鰥寡孤獨窮民無告者於畱養局側三官殿前添設粥廠朝夕散粥二次又於三六九日給錢四千文施散一切殘廢人等一月之內人數增至千餘日費京升米三石有零

加以薪水並埋葬之資誠恐人多日久力難獨支於是下令邑中曰有能樂善好施捐錢至十萬文以上者受上賞從善如流捐錢至五萬文以上者受中賞其次或捐錢捐米藥材不拘多寡同結善緣者事竣列榜題名以昭顯榮上中者表宅里以樹風聲一時慕善士民雖捐助之數多寡不齊莫不懽忻鼓舞仰體 恩主善與人同之心此可見風草之機切於影響感通之妙應乎天人有好者下必甚飢餓輾轉之民仍爲含哺鼓腹之民非民之自能賑民也實由 恩公之賑恤乎民者有以倡之爾是爲序

黔西州學廩兌秋糧永定章程碑記 袁玉聲

黔西學以廩兌糧由前任宿航周公始也公之定例於每廩一除加耗外淮兌秋糧拾壹畝伍分玖厘肆毫貳絲折米三石肆斗七升八合貳勺六抄遵行在案碑記炳如日星公遷以後或有恩加於公之例者或有稍減於公之例者前後參差不一未免較量多寡之嫌道光甲午冬十二月有州主魯公來署川篆公湖南長沙縣人也印壽崧字雲駒號念莪道光元年 恩科舉人考補景山官教習揀發貴州歷署荔波獨山皆有政績不能一一述也公蒞政以來慈惠

廉明經濟發文章之華公寬信敏郅治煥道德之光
凡有利於民生關乎學校者靡不舉而興之吾前見
公德政所敷有古循良風因集同志相商曰念莪公
來黔未及一載治績昭昭如是真所謂民之父母也
前任周公有此德惠未能畫一今欲興復舊規非念
莪公不能行此盛舉也因以懇恩察閱照案折兌永
沾實惠事由原案稟請仍照舊章遵行